

以“爆款”为标尺,千锤百炼方能“百场如一”

《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139场后,他们还在思考什么

■本报记者 宣晨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恒。”与诗意语言联系在一起,是近两年的“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自2018年12月21日,《电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亮相至今,这台上海歌舞团创制的红色舞剧已演出139场。一轮轮的“电波热”,让这段红色故事走进了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们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用舞蹈语汇讲故事是演员的强项,但在反复演出过程中,舞剧原本想表达的意境有些许模糊。比如李侠在小光牺牲后的雨中踱步,步伐稍显急促,这个环节应该呈现出依依不舍的牵挂和悲痛。”这段冷静话语,来自8月23日上海歌舞团的一次内部会议,讲话人是上海歌舞团团长、《电波》制作人、艺术监制陈飞华。当晚,红色《电波》回荡在青岛大剧院,完美结束了2020年第一轮巡演最后一场演出。

千锤百炼方能“百场如一”,带给所有观众牵挂和感动

《电波》演出近140场,场场一票难求,为什么还要“鸡蛋里挑骨头”?剧院演出重启后,演员们踏上密集巡演之路,他们用演出“丈量”着这片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土地。同时,上海歌舞团敏锐地发现,高强度演出中,演员在心理、生理上都可能遇到一些变化,如何在第一时间自我发现并改正显得尤为关键。

据悉,《电波》每场巡演,专业老师都在观众席监督着舞台呈现和艺术质量,此前已有过多次小范围沟通。上海歌舞团副团长王菁说:“我们希望保持作品创排之初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均演出方供图) 制图:李洁

的高水准,特意把所有演员集中到一起,聊聊近期训练和演出中出现的问题。”于是,便有了这么一次特殊的“演前谈”。

交流会简短,但意味深长。陈飞华谈到了亲身经历,他曾两次前往老巴鲁观看音乐剧《悲惨世界》。“尽管时隔三年,但《悲惨世界》带给我的感动没有丝毫变化。哪怕演员可能轮换过几

拨,作品依然传递出永恒的敬意。”他感慨地说,“现在,同样有观众打着‘飞的’从全国各地赶来观剧,我希望《电波》可以做到‘百场如一’甚至‘千场如一’,能给所有观众同样的牵挂和感动。”

从前期策划采风,到集中创编排练,《电波》凝结了主创团队无数心血,浸透了汗水和泪水。演员必须不

断积累和丰富生活经验,熟悉剧中年代的人与事,才能在舞台上演绎出真实的生活。“每场演出我们都要百分之两百地全力以赴,表演要逼真,要贴近生活,分寸一定要拿捏准确。只有在细节上做到淋漓尽致,再配合精致的舞段,才能使角色‘立’在舞台上,让演员的每一份情绪和情感都打动观众。”陈飞华说。

每场演出都是“第一场”,表演的打磨与提升永远没有终点

因疫情与观众分别近半年后,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先后复演。8月23日上海歌舞团才结束巡演,演员们又全身

心投入到新的演出里。8月27日起,《朱鹮》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5场;9月下旬,《电波》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计划在近四个月内演出超70场。观众们惊喜地发现,疫情使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但主创团队与观众的距离越拉越近。

7月1日的《电波》“艺术党课”中,主创代表和观众分享红色舞剧的创作过程,引领现场党员“穿越时空”重温革命历程,感受初心和信仰的力量;7月25日,主创们做客《LuTalk·青年中国说》,为观众解读“电波”现象;8月16日,《电波》编导韩真、周莉亚来到上海,畅谈舞剧创作中的“她”视角。昨天,陈飞华与上海歌舞团团长、首席演员朱洁静、王佳俊走进上海大剧院“对话大师”活动,披露《朱鹮》创排和演出的甘苦,畅谈舞蹈“出圈”后的沉淀与进取。今天,主创团队还将空降上海大剧院淘宝直播间,为观众“云上”导览,“沉浸式”探访《朱鹮》幕后花絮。

舞剧《朱鹮》是上海歌舞团精心打造的力作。创作初期,主创团队曾数次赴陕西洋县、日本佐渡采风,深入了解朱鹮的生活习性,收集影音资料,丰富创作积淀。2014年《朱鹮》首演至今,已在世界各地累计上演250多场。“对我来说,每场演出都是‘第一场’。舞台对演员来说是极强的考验,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闪失,与之‘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磨练。”朱洁静告诉记者,演出前再大牌的舞者都同样要在排练厅里摸爬滚打、细心打磨,哪怕是手指与脚趾的小动作也必须精益求精。“从排练开始,表演就在自我提升的路上,永远没有终点。”

在演出、打磨、对话、自省中,主创和演员们都在成长,表演也越发成熟。渐渐地,技术动作“长”在了他们的身上,情绪转折“烙”进了他们的脑海,每一个角色都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闭幕

不负韶华,汗水化作舞台上的惊艳亮相

■本报记者 王筱雨

一折《杨门女将·探谷》博得满堂喝彩,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和所属京、昆、沪、越、淮、评弹六家院团举办的“不负韶华——2020年上海戏曲院团夏季集训展演暨‘戏·聚经典’演出季”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顺利闭幕。演出季以连续四场演出呈现六家院团集训的成果,青年演员们终将汗水化作舞台上的惊艳亮相。

演出季首场汇报演出包含“艺起前行”“传承经典”“向老艺术家致敬”三个板块,促进青年戏曲人把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作为奋斗目标,以昂扬的精神、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作品为青春喝彩,谱写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六家院团新秀荟萃,轮番亮相:越剧《追鱼·拔鳞》、昆曲《拜月亭·踏伞》和淮剧《神话中国·精卫填海》等经典名段,综合展示戏曲艺术中的唱念做打;评弹《浦江颂》、沪剧《卜算子·咏梅》的优美旋律,让观众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摇曳多姿;上海京剧院的年轻人通过《白蛇传·盗仙草》展示戏曲的绝妙武功。戏曲院团还亮出了丰

厚的“家底”,沪剧《新李三娘》、京剧《红娘》、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选段一一登场。此外,越剧小戏《桃花血》、京剧《绝代壮歌》选段和评弹《芦苇青青·望芦苇》等,通过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创作,将红色文化、英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

每年夏训不乏老艺术家和专家们悉心指点的身影,尚长荣、蔡正仁、陈瑜、孟莉英、何长秀、赵开生等老艺术家特别来到展演现场,青年演员向他们献花致敬。著名京剧武生名家奚中路和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谷好好带领青年演员献上京剧合演《群英荟萃》,展示了此次夏季集训打破行当“壁垒”、开展互学合演,以老带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生动画卷。

此外,演出季还陆续上演了京昆专场、沪评专场和越剧专场。《雁荡山》作为难度系数很高的武打群戏,由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昆剧团于23日联袂演出。沪剧和评弹作为受江南文化共同哺育、滋养的戏曲剧种,有着相仿的剧种特色,在24日的专场演出中,沪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评弹《罗汉钱》《家》等经典唱段由沪、评优秀青年演员共同演绎。



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演绎昆曲《玉簪记·秋江》。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野孩子乐队退赛引热议,节目组歌单为何无法体现他们对国风的认知——

比起话题与热度,国风音乐更需要历史质感和艺术坚持

■本报记者 吴钰

“国风(音乐),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能代表咱们传统内敛的、美的表达方式,能体现我们文化精髓的。”最新一期播出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野孩子乐队抽中“国风歌曲”后,在对国风音乐的理解上与节目组提供的歌单有所分歧,选择演唱一首自选的《竹枝词》后,引发观众对国风音乐的大量关注和讨论。更深入地传承传统文化,国风音乐有很大创作提升的空间,如能在流行和高雅中找到新的支点,也将对流行音乐产生积极影响。

流行的国风音乐之外,还有对国风音乐的另一种坚持

什么是国风音乐?音乐创作人方文山曾在书中尝试定义这种风格:“曲风为中国小调或传统五声音阶的创作,或编曲上加入中国传统乐器,以及歌词间夹杂古典背景元素的用

语。”虽然以中国文化符号作为音乐作品中的重要特色,冠以“国风”之名进行传播是近年的风尚。但本土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加入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中西音乐融合的尝试其实长期存在,撩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感情。正如节目组给出的歌单中,既有《芒种》《牵丝戏》等网络流行的古风歌,也有数十年前的《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笑红尘》。

在不同圈层群体的话语中,形成了对“国风音乐”有不同的认知。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分析:“流行音乐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广义上‘流行的音乐’和作为体裁形式的狭义流行音乐。从第一种定义来看,国风音乐包含流行的民歌、民间音乐、网络歌曲等,近年流行的国风音乐也主要是第一类‘流行的音乐’。从创作角度来说,这类流行的音乐入门门槛不高,非专业出身的爱好者也可以广泛参与,进入圈子。《乐队的夏天》节目国风音乐歌单也是按照这一标准给出,歌单歌曲流量很高、传播很广、听者甚众。”

“而野孩子乐队属于第二种狭义的流行音

乐圈子。这类音乐的流行度没那么广、流量没那么高,却是流行音乐中艺术水准的最高体现。”陶辛认为,“他们的国风音乐观念和大众所理解的、平时接受的流行的国风音乐有非常大的区别。野孩子乐队的音乐根基是中国化的、本土化的,甚至方言音乐,他们不以满足大众听感悦耳的娱乐形式为最终目标,而是追求更强的探索性、原生性和实验性;对用什么方式呈现中国风格、表达的内容该到达怎样的深度,有自己的理想。”

提升流行歌曲的品味,国风音乐大有可为

圈层话语的差异导致了野孩子乐队选择“违规”退赛,但他们还是将自己认可的国风歌曲,通过创造性的改编呈现给观众,开启了不同圈层的对话和交流。野孩子乐队将一个被真切贴附的文化符号还原到当地的风土和丰富的意义中。他们的作品呈现的并非元素混搭造

就的奇观化审美,也不是传统民乐段落的简单移植,而是从耳濡目染的深刻熏陶中,带给观众一种完整的艺术风格,体验对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认知和归属感。正如《竹枝词》中那些无歌词的吟唱,它诉诸于一种源远流长的精神情感和人文内涵,让人们暂时脱离了当下浮躁的心态,被宁静平和的另一个时空所震撼。“作为音乐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很欣慰看到《乐队的夏天》等节目真正展现了流行音乐的精华部分,这对流行音乐发展是会产生本质性的促进作用的。”陶辛说。国风音乐的艺术特色和表达方式,不能仅仅依附于新奇的曲调或歌词中古典意象的使用,以含蓄隽永的中国气度,才能长久地浸润观众的心灵。

近年来,随着大众审美需求不断提升,对国风音乐的发展也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创新国风音乐不仅需要新鲜的刺激、流行的热度,也需要历史的质感、艺术的坚持,尤其是需要从从业者对传统极大的尊重和真诚,让作为文化载体的流行音乐传承更多文化内蕴,在吐故纳新中让国风音乐达到全新的艺术水准。

本报讯(记者姜方)走过不寻常的2020年上半年,上海爱乐乐团将在后天正式迎来2020-2021音乐季。音乐会共计28套29场,保留“大师与经典”“音乐多棱镜”“节庆”“走近爱乐”四大类别。新音乐季以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亮点,交响组诗《百年颂》等多部中国原创作品将世界首演。

“新乐季中我们共安排七场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占到整个乐季音乐会总量四分之一,全力推介中国作品。”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介绍,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乐团特别于今年委约三部新作:交响组诗《百年颂》、交响乐《辉煌》和声乐套曲《永远的丰碑》。上海爱乐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交响组诗《百年颂》,包含“开天辟地”“血肉长城”“大浪淘沙”“千秋伟业”四部交响诗,以激昂亢奋的气势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伟大历程。作曲家余光创作的交响乐《辉煌》,将以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视角,歌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作曲家徐景新创作的声乐套曲《永远的丰碑》则讴歌叶挺、焦裕禄等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境界。

乐团还将在明年推出两场献礼建党百年的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全场合作品均为世界首演,其中由著名作曲家吕驥创作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讴歌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感人事迹。另外,借助星期广播音乐会平台,乐团将上演另一场精选了上海作曲家红色题材经典的音乐会,如吕其明脍炙人口的管弦乐《红旗颂》、刘念劬的大提琴协奏曲《漫步——我走进庄严的一大会址》、王建中的钢琴协奏曲《红旗渠》和龚天鹏的《启航》第五乐章“走向未来”等。

在新音乐季中,上海爱乐将委约多位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如龚天鹏的交响诗《忆·二零二零》为世界首演,表达了他对全球抗疫的感受和思考。由胡咏言、于阳、刘力原创的四管编制交响乐《红楼梦》、叶小纲的《岭南组曲》、周湘林的《云梦秦简——为板胡与交响乐团而作》、龚天鹏自创自演的钢琴协奏曲《大海》等作品也将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乐团将上演三位中国作曲家——郭文景、周湘林、叶小纲的专场音乐会。其中大部分曲目巧妙融合了中国民族器乐和管弦乐队,以中西结合的管乐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新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将先后于8月28日和8月30日在兰州音乐厅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说:“双城开幕的模式将成为爱乐的品牌,以此打造上海的城市文化名片。”

新音乐季将上演七场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
上海爱乐委约新作《百年颂》等献礼建党百年